

全民閱讀精品書庫

雄 | 风 | 文 | 丛 • 王巨才 | 主编



当代最具实力作家散文选 • 温亚军 卷

一场寂寞凭谁诉

温亚军 ◎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ISBN 7-5137-2812-2

ISBN 7-5137-2812-2

当代最具实力作家散文选 • 温亚军 卷



一场寂寞凭谁诉

温亚军◎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场寂寞凭谁诉 / 温亚军著.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8.7

(雄风文丛 / 王巨才主编)

ISBN 978-7-5171-2822-9

I . ① — … II . ① 温 … III . ① 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9942 号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3.25 印张

字 数 184 千字

定 价 38.50 元 ISBN 978-7-5171-2822-9

何妨吟啸且徐行

王巨才

二十世纪最后几年，文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景观，就是散文热的再度兴起。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热度仍在持续升温。这其中，尤以反思历史与传统文化的“大散文”“新散文”理念风靡盛行，出现一批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谈古论今、学识渊博的作品，给散文园地增添了新的色彩和样态。与此同时，传统意义上靠阅览、回忆、清谈、抒怀等书写人生百态的散文作品，也有一定变革，多数作家不再拘于云淡风轻的个人世界，从远离红尘的小情小感中脱离出来，融入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现实之中，写出大量贴近大众生活的优秀作品，受到广泛赞誉。大体来说，这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散文领域一直保持着潜心耕耘，不惊不乍，静水深流，沉稳进取的良好态势，情形可喜。

这套“雄风文丛”的十位作家中，吕向阳和任林举是专以散文创作为职业和志向的散文家，曾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和冰心散文奖，是散文领域的佼佼者。石舒清、王昕朋、野莽、肖克凡、温亚军、吴克敬、李骏虎和秦岭八位则都是久负盛名的小说家，他们的小说作品曾分别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等奖项。这些小说家绝不是“跨界融合”，他们的散文毫不逊色，从作品的质量和数量上看，他们从来没把散文当作小说之余的“边角料”，而是在烟

熟驾驭小说题材、体裁的同时，也倾心散文这种直抒胸臆、可触可感的表达方式。从这些小说家的散文里，更能感受到他们隐藏在小说后面的真实的人生格局和丰赡的内心世界。

宁夏专业作家石舒清，小说《清水里的刀子》曾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并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在东京电影节获得大奖。这本《大木青黄》是他第一本综合性随笔集。书中的“读后感”类，是阅读过程中就一些作品所作的印象式点评，借以体现和整理自己的审美取向和文学观点；“写人记事”类，写到生活中一些印象深刻的人和事，字里行间充满深长的思绪与感怀；第三部分涉及个人的兴趣爱好，比如喜欢体育、喜欢淘书、喜欢书法、喜欢收藏等等，笔致生动活泼，读之饶有兴味；“作家印象记”，知人论事，是对自己“有斯人，有斯文”这一观点的考察和验证。其他如“文友访谈”及往来书信等也都是作家本人工作、生活、思想情感的多侧面展现和流露，从中可以感受到一位知名作家疏淡的性情、厚实的学养和开阔的思想境界。

王昕朋是位饶有建树的出版人，也是创作颇丰的小说家，出版有长篇小说《红月亮》《漂二代》《花开岁月》等多部作品。他的散文视野广阔，感觉敏锐，情思隽永，文笔清新，从中可以看出，他写东西并不求题材重大，也不迎合某些新潮的艺术习尚，而是铺开一张白纸，独自用心用意地去书写自己熟悉的动过感情的生活，从中发掘自然之美，心灵之美，感受生活的芬芳，人间的纯朴。一组美文，构思精巧，意蕴深长，绘山山有姿，画人人有神，充满浓郁的诗意和睿智的哲思。生活中，美的呈现是多样的，刚正不阿、至诚至勇是美，敦厚谦和、博大宽宏也是美。王昕朋发现了这些生活中的人性美，并且抓住极富典型意义的美的细节和刹那间美的情态，用点睛之笔，透视出人物性格的光彩和灵魂的美质，给人以强烈的感染。

天津作家肖克凡的小说获奖无数，让他久负盛名的是为张艺谋担任编剧的《山楂树之恋》。他的散文《人间素描》以老练精短的文字记录一个个普通人物，从离休老干部到“八零后”小青年，极力展现社会生活百态，从而构成生机盎然而又纷繁驳杂的“都市镜像”。在《汉字的

望文生义》中，作者讲述中日韩三国文字含义的异同，如日文“手纸”、韩文“肉笔”等汉字闹出的误会，涉笔成趣，令人忍俊不禁。《自我盘点》是作者自我经历的写照，体现了“文学的生命是真诚”的写作观，不论是遥远的往事还是新近的遭逢，都留有成长和行进的清晰足迹。《作思考状》其实是对某些对社会现象的严肃思考，有批判也有自省。《怀旧之作》的一个个人、一件件事、一桩桩情感，虽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件与杰出人物，却是作者真情实感的记录。《我说孙犁先生》，文字朴实，情感真挚，表达了对前辈作家独特的认识与由衷的景仰，在伤逝感怀文章中别具一格。

与唯美派的散文形成对应，野莽的文字如删繁就简的三秋之树，力求凝练和精准。他在所谓的文化大散文和哲理小散文中独寻他路，主张并实践着散文的思想性和历史感。他往往在颜色泛黄的岁月里打捞记忆，以情绪沉淀后的淡淡幽默再现特殊年代的辛酸和苦涩，每每发出含泪的笑。书中写到的“右派”父亲喂猪的故事正是如此。在文体理论上，他对散文的诠释是自然形成于诗与小说之间的一片辽阔的芳草地，在这里，小说家可以摘下面具，以真身讲述真情和真事；飞天路上的诗人也可以暂回人间，轻松地打开自己的心灵。国外大学选译他的散文作为中国语教材，想来自有道理。

温亚军的短篇小说获得过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与小说的虚构不同，他的散文完全忠实于自己的人生经历，大多取材于早年的记忆。他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西北乡村度过，记忆中，乡村的生活虽然艰辛，但充满着温暖和亲情。童年的愿望简单而质朴，他写怀揣这个愿望及至实现愿望过程中的满足和愉悦，叙事平实，情感真纯，每每能唤起读者共鸣。记忆的深刻性与性格乃至人格紧密相关，他的记忆之所以筛选出的多是温情暖意，是因为艰苦的乡村生活和淳朴的生长环境塑造了他宽厚善良的品格，《时间的年龄》《低处的时光》等都是通过一段记忆，构成一种考问，一种自省和盘点、一种向往与追求。而像《一场寂寞凭谁诉》等篇什中那些从历史洪流中打捞的点点滴滴，那些被作者的目光深情注视、触摸过的寻常事物，经由他的思考、探索和朴素的表达，也总能引

发人们内心的波澜和悸动。

陕西作家吕向阳曾获冰心散文奖。他扎根关中大地，吮吮地域沃土和民间风俗的营养，相继写出《神态度》《小人图》《陕西八大怪》等五十万字的系列长篇散文，这在城市化的车轮即将碾碎老关中背影之际，无疑有着继绝存亡、留住民间烟火的担当。三万字的《小人图》是作者从凤翔木版年画中觅得的一组“异类”和“怪胎”。民间艺人把“小人”的使坏伎俩镌刻成八幅版画，吕向阳的剖析则由此生发开来，重在考问国民的劣根性，着力于诚勉与警省。《神态度》系列是从留在乡民口头的“毛鬼神”“日弄神”“夜游神”“扑神鬼”“尻子客”等卑微细碎的神鬼言说中梳理盘辫出来的，这些言说最早在西周之前就出现了，如果忽略它们，将是关中文化的损失，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失血。这些追述关中民风村情的散文，需要智慧，需要眼界，更需要广博的知识与执着的耐力，吕向阳付出的心血令人尊敬。

吉林的任林举以报告文学《粮道》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他的散文在精神取向上，一向以大地意识和忧患意识见长。他的诸多散文，突出表现即为情感的浓烈和哲思的深刻。而从文章的风格和技巧上考量，他又是一位最擅长写景、状物的作家。凡人，凡事，凡物，一旦经过任林举的笔端，定然会获得不同寻常的光彩或光芒，有时，你甚至会怀疑那人那事那物是否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客体；显然，其间已蕴涵着作家独到的理解与点化之功。至于那些随意映入眼帘的景物，经过他的渲染，便有了“弦外之音”和“象外之象”，有了一番耐人寻味的意蕴、情绪或情怀。这一次，任林举以《他年之想》为题，一举推出近六十篇咏物性质的散文，读者或可借此窥得其人生境界或散文创作上的一二真谛秘笈。

吴克敬是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他进入文坛，是一种典型，从乡间到了城市，以一支笔在城里居大，他曾任陕西一家大报的老总。他热爱散文，更热爱小说，笔力是宽博的，文字更有质感，在看似平常的叙述中，散发着一种令人心颤的东西，在当今文坛写得越来越花哨越来越轻佻的时风下，使我们看到一种别样生活，品味到一种别样滋味。从吴克敬的作品中，能看到文学依然神圣，他就是怀着这样的深情，半路

杀进文学界的。他五十出头先写散文，接着又写小说，专注于文学创作的他，看似晚了点，但他底子厚、有想法，准备得扎实充分，出手自然不凡。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和纷扰烦乱，在他人，只是领略了些许表面的东西，吴克敬眼光独到，他能透过表面，发现潜藏在深处的意蕴。他写碑刻的散文，他写青铜器的散文，都使我们惊叹其对历史信息的捕捉与表达，更惊叹他对现实生活的挖掘和描述，散文《知性》一书，充分展现了他的文学才华。

作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山西作家李骏虎以小说成名，但从他的创作轨迹不难发现，他的散文写作历史更长。他以散文写作开始文学生涯，兴趣兼及随笔和文学评论。在把小说作为主要的创作形式后，李骏虎从来没有放弃散文，他的笔触始终跟随脚步所到之地，无论出国访问还是国内采风，都“贼不走空”，写出一篇篇具有思想华彩的散文作品，体现出朝学者型作家迈进的趋势。《纸上阳光》是李骏虎近年读书阅史沉潜钻研的成果，从“纸上得来未觉浅”和“阳光亮过所有的灯”两组系列文章不难看出，一个具有小说家飞扬想象力和史学家严谨治学态度的人文学者是如何苦心孤诣辛勤笔耕的。

近些年来，实力作家秦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作家》《散文》《文艺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散文随笔，叙说自己在生活与文学之间行走的发现与思考。他善于在历史和时代的交叉点上思考人生与社会，注重视角的多重选择和主题的深度开掘，既有对乡情的深深眷恋和回味，也有对自然和生态的无尽忧虑和追问，更有从自身阅读和创作经验出发，对当下文化、文学现状的深刻反省和诘问，从而使叙事富含思辨色彩、反思力量和唤醒意识。构思新颖、意境高远、韵味悠长。其中《日子里的黄河》《渭河是一碗汤》《走近中国的“大墙文学”之父》《烟铺樱桃》《旗袍》等作品，多被北京、广东、天津等省市纳入高中语文联考、高中毕业语文模拟试卷“阅读分析”题，受到专家好评和读者的欢迎。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众多文学样式中，散文是一种最讲情理、文采，最能充分表达作家对时代生活的真情实感，也最能

发挥作家艺术修养和文字功力的文体。《文心雕龙》讲：“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扬，此立文之本源也。”情有健康晦暗之分，辞有文野高下之别。作家的使命，是以健康思想内容与完美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作品去感染人、影响人、塑造人，进而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纵观“雄风文丛”的十位作家，他们经历各不相同，创作各有特色，共同的是，他们都把文学当作崇高的事业，始终以敬畏的心情对待每一次创作、每一篇作品；他们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坚持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获取创作资源和灵感：他们有高尚的艺术追求和鲜明的精品意识，竭力以精美的精神食粮奉献广大读者。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作品总能较为准确地反映时代的本质、生活的主潮、人民的呼声和愿望，总能给人审美的愉悦、心智的启迪与精神的鼓舞与激励。或者换句话说，在我们看来，这套丛书里的作品，正是当下社会需要、人民期待的那种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有道德、有温度、有筋骨又有个性和神采的作品。中国言实出版社精心组织这样一套丛书，导向意图不言自明，其广受读者欢迎和业界重视的效应，自可期待。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原党组书记）

目录

第一辑

时间的年龄 / 3

低处的时光 / 13

其他的交给时间 / 25

何处惹尘埃 / 35

跌落在尘埃里的故乡 / 39

第二辑

有女温馨 / 49

那个度日如年的初夏 / 56

稻香园西里 / 61

还好，我能承受 / 65

咖喱 / 71

悲伤是亲人的专利 / 79

第三辑

写作使我对生活有份好奇心 / 89

鲁院是我写作的分水岭 / 93

阅读上海 / 97

恐惧假期 / 111

小说集《庄莎的方程》后记 / 114

心中的兽 / 118

烟雾弥漫的背后 / 120

阅读有感 / 122

第四辑

一场寂寞凭谁诉 / 133

到了日本我想你没办法 / 146

郑小驴印象 / 149

第五辑

晚秋，或者就是初冬 / 155

在瞬间逗留 / 159

雪之空白 / 166

在酒泉，一路芳香 / 179

云南行吟 / 186

和平名片 / 194

五十岁说：属羊的命（代后记） / 197

时间的年龄

在我们老家，问你多大年龄，不问多少岁，而是问多少罪。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问，如果是方言，“岁”和“罪”的发音相差也太大了。后来，经历了人世间的一些艰辛后，才渐渐明白，你活了多少岁，其实就是在人世间受了多少罪。老家人一语道破了人生的玄机，简简单单的一个字，却比所谓的哲人要深刻得多。

我的父母已经七十多“罪”了。

如果以我当兵入伍为分割线，来写我的父母，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当兵前，我在家里与父母相处了十七年时间。这一辈子最让我刻骨铭心的，就是这十七年，父母为养活我们兄妹三人（其实是四人，最小的弟弟从小就送人了），受尽了苦难。

我的记忆是从饥饿开始的，童年基本上是在饥饿中度过的。现在说的“三年困难时期”，可能指的是沿海地区，在我们陕西岐山，因为是贫困地区，何止三年？直到我当兵走的前几年，也就是包产到户，把地都分到各家了，才解决了温饱问题。在那些饥饿的日子里，父母充当着非常尴尬的角色，尤其是我们家还没分家时，父亲弟兄四个，都已成家生子，在我奶奶的统治下，在一起吃大锅饭。每到吃饭时，十几口人拥挤在厨房门口，分领自己的饭食。奶奶不一定参与分发饭食，但她会把蒸馍、饼子（每次都会做够吃几顿的）等贵重的吃食看得很紧，她把这些干粮挂在自己屋子的房梁上，谁也不敢动。我们兄妹三人是奶奶这些孙子辈里年龄最大的，

可得到的食物却和别的孩子一样，哪能满足我们成长阶段紧迫而急切的食物需求，每顿饭都吃不饱，经常去奶奶的屋子里眼巴巴地看房梁上的那个篮子。那可是填饱我们肚子的希望，是我们最甜蜜的想象。我们看房梁上的篮子，也看一脸肃静的奶奶，每个人的眼神都是饥饿和贪婪的。奶奶不为所动，我当时心里一直恨着她老人家，现在想来，在那样一个年代，奶奶也只能那样做，她并不是看不到我们目光里的渴望，而是在回避和抗拒她会为那些目光而产生的软弱啊。奶奶这一辈子是很不容易的，爷爷得病去世得早，他没能亲眼看到自己的一个孙子出世，就把这个家交给奶奶匆匆地走了。奶奶很厉害，她一个女人家，能给自己的四个儿子全娶上媳妇，并且坚持不分家一起生活，可见她老人家持家的本领了。所以，在奶奶面前，她的儿子媳妇们都很听话，尤其是我的父亲。

在我的印象里，还没分家时，父亲弟兄四个，爷爷去世早后，奶奶掌管着一大家子人，不让分裂，大大小小二十多口人，大伯在外工作，最小的四爸是医生，家里就父亲和三爸承担着全家做饭、烧炕的柴草。当时家里一共有五个炕，一个锅灶，一到冬天，需要的柴火量非常之大，除过出工下地干活，父亲和三爸基本上是一个礼拜就得上一次山背柴。后来，三爸被铁路招工走了，家里剩下父亲一个男劳力，上山背柴的事当然得靠父亲了。大伯和四爸都有正经事做，闲不出工夫来去做割柴这样的事情。这个大家庭的重任理所当然落到了父亲身上。父亲去山上割的柴全是蒿草，不经烧，夏天还好点，不用烧炕，也就一天三顿饭的柴火量。冬天就不行了，五个炕像五张同我们一样饥饿的嘴，等待着吞噬大量的柴草，来度过那冰冷而漫长的冬天。隔一天，父亲就得上山割一次柴。我记得总是天还黑乎乎的，父亲就背上干粮绳索一个人孤零零地走了。

在山上得割一天的蒿草，半下午时，父亲背着柴从南山下来，大概得有十七八里的路程，还得上一个四五里长的坡，才能到四原上。到天黑透了，父亲才背着一捆比房檐还要高出许多的柴草回来。刚进家门，柴捆还没放稳，婶子们已从后面砍断捆柴的葛根，东拉西扯地抱柴去烧炕做饭。父亲常常在家里看不到一个完整的柴捆。

我当兵后第一次回家时，下了汽车上四原，这一段我曾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坡路，竟然在我出去的几年后变得那样漫长和艰难。那时，我

突然想起父亲上山下山，上原下原，还得背着能把他淹没的巨大柴捆，那段时光，父亲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啊！

父亲去山上背柴的日子，对他来说肯定很辛酸，但当时，却成了我们兄妹三人的节日，因为父亲总会给我们留他吃剩下的干粮。从父亲捧着黑出门，我们一整天都在盼着父亲能早点回来，看似盼着父亲，其实是盼早点吃到父亲剩下的干粮。吃过简单的安慰肚子似的午饭后，我们兄妹三人就急不可耐地跑到河湾坡的原边上，坐在一个叫大塆坎的地方，望着原下那条曲里拐弯的小路，一点一点地数着时间过去的声音，焦急地候着父亲。我们往往要等到天快黑时，才会看到一排蠕动的大柴捆，艰难而执着地向原上移动。在那些队伍里，辨不清哪个是父亲，但可以肯定，那里面肯定有父亲。我们欢呼起来，一边乱喊着爹，一边向原下冲去。每次，我们跟母亲总说是去接父亲，但我们从来没替父亲背过一小捆柴，惦记的不过是他身上的干粮。每当听到我们的喊叫声，父亲会从那排队伍里移出来，早早地把柴捆放到一边，用身子撑住柴捆以保持稳当，再取下柴背上的干粮袋，给我们兄妹三人分好干粮候着。我们跑下去围着父亲，从他手上接过干粮，还要计较谁多谁少，这时父亲冲着我们的笑脸上，汗水都没来得及擦掉。多年后我再想起这一幕时，才知道，父亲脸上淌的不一定全是汗水，或者还有泪水……辛酸的泪水！

我们却浑然不觉，那些干粮其实都是父亲舍不得吃，给我们省下的。冬天，山上没有野果子充饥，父亲为给我们省下干粮，全靠吃阴坡还没融化的冰雪充饥；秋夏时节，他能吃些野果子喝山泉水了。母亲后来告诉我们，奶奶把干粮控制得那么紧，怎么会给父亲多余的干粮？还有更倒霉的时候，父亲在山上割柴时，干粮有时会给乌鸦叼走，下午我们去原下接他时，没有如期得到干粮，都一脸的不高兴，嘟嘟囔囔埋怨父亲，那时，父亲显得很羞愧，好像他没能给我们带回干粮，是他的错，不断地给我们兄妹说着好话。年少的我们，在艰辛的岁月中，只顾及自己的肚子，哪里能体会到父亲的心情呢。

父亲上山背柴一直延续到我上小学。那时我们已分了家，父亲去乡镇企业工作，生活比原来要稍好一些。可做饭烧炕还得要柴草，依然得去南山里割柴。我十一岁时，每逢星期天，父亲就把我和哥哥带上，一起上山

背柴。我身单力薄，父亲怕我拿镰割伤自己，不让我用镰刀，他和哥哥割柴草，我一个人坐在山坡上边吃干粮边等。当然，我只吃自己的那份。到半下午时，我们父子三人背着大小不一的柴捆就下山了。背柴走的是小路，不是人工修筑的，大多沿山梁靠背柴的人走出来的路很窄，只能一人通过，两边就是深山沟。背着柴捆下山，得把柴捆拖在地上，才能保持稳定，小路中间被柴捆拖出一道深槽，里面全是沙石，很滑，人不能在深槽里走，只能双脚分开，踩在两边的坎上，拖着柴捆向山下移动。背着比自己身体大几倍的柴捆下山，是有技巧的，脚下不能停，得不断倒换，掌握着节奏一路小跑，不然，巨大的柴捆重量会把你推下沟谷。每年在背柴的山道上总会有人掉下沟里，出过不少问题。可是，还得上山背柴，怎么办呢，得烧火做饭啊！

背柴下山时，得经过一个叫水泉的地方，那里有个水源很旺的泉眼，住着几户人家，我们往往要在那里停下喝水、歇息。水泉那儿因有泉水，比别的地方要好得多。可我最怕经过那儿，因为那里的人见到我背的柴捆，总要取笑，问我是不是刚生下来，就在炕头练习背枕头了？我羞得满脸通红，回头看一眼父亲。我发现，父亲则显得更尴尬，总是低着头一言不发。我们父子三人不像别人，在水泉边上要歇息好久，我们只停下喝口水，像是急着赶路，便匆匆走了。

自从分家后，我们一家五口人搬到北面院子，分到了一间半厦屋，还有一些日常用品。我记得很清楚，分到了一口三锅（最小的锅），有一天还被妹妹生气时端到院子，在石头上摔碎了。妹妹是出去玩，母亲叫不回来，就生气不给她留饭，妹妹脾气更大，干脆摔了锅。后来，我们家是怎么做饭的，我却记不清了，只记得家里一直没吃的，母亲挖野菜，到生产队收获过的地里去刨遗漏的小萝卜、红薯根。父亲上山背柴时都带过拇指大小的萝卜和红薯根。就这，还是不错的，如果到每年的春季青黄不接时，野菜吃没了，树叶老了吃不成，母亲就和一些妇女晚上去偷割生产队喂牲畜的苜蓿。那个时候，苜蓿可是个好东西，它救过全村人的性命呢。至今，我还记得苜蓿的味道。我在新疆当兵时，偶尔在菜市里碰上苜蓿买回来，却做不出当年母亲做的那种味道来。到北京后，就见不到苜蓿了。

那时，父母春夏秋三个季节全在生产队上工干活，一到冬天，得兴修